

非洲文学的未来情缘

赵白生

新未来性，何以命名？

未来学、未来史学、未来诗学、未来主义，都在定义未来性。未来性，简言之，就是对未来的想象，还有对未来想象的基础建设。前者重要，后者更重要。对未来的想象，虚的成分大，而对未来想象的基础建设，实的要素强。传统的未来性，其可预见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，因为它的逻辑链条是建基在“过去现在未来”之上的。新未来性，则不然。借助现代技术，特别是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、社交媒体，新未来性具有惊人的可预见性。因此，未来史学，尤其是未来诗学，就不仅停留在“对未来的想象”的阶段，而有可能进入“对未来想象的基础建设”的时代。

我们的未来情怀，不再是空有满腔热血；我们的未来情缘，很可能化为丝丝入扣。具体到非洲文学，特别是 2015 年的非洲文学，它的未来性又有哪些特点呢？

国际化的未来性

非洲文学的未来情缘，为什么不早不晚，而在 2015 年这个时间节点上，突然被彰显出来了？原因可能言人人殊，但有一点，引人注目。我们好像一下子看到了非洲文学的苗头，还有势头。2013 年，不妨说是世界文学的非洲年。这一年，非洲文坛大作迭出，举世热议。数其荦荦大者，就有布拉瓦友的《我们需要新名字》（No Violet Bulawayo, *We Need New Names*）、赛拉西的《加纳必须走》（Taiye

Selasi, *Ghana Must Go*), 还有席卷全球的鸿篇《美龟》(Chimamanda Ngozi Adichie, *Americanah*)。^① 布拉瓦友和赛拉西的小说, 均为处女作, 一出手, 就不凡。即使阿迪奇, 虽非新手, 但身为七零后, 已经作品可观, 建树卓著。凡此种种, 让人看到了非洲文学的希望。所以, 非洲文学的未来, 不禁催人遐想, 难免也会想入非非。

趁热打铁。世界, 特别是西方世界, 给非洲文学搭台, 毫不迟疑。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, 我们所看到的, 是非洲文学的未来性。非洲文学学会年会 (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fric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, 简称 ALA), 是非洲文坛的盛事。2015 年, 年会在德国拜罗伊特大学举办, 其主题就是“非洲的未来及其远景: 过度时期的视野”(“African Futures and Beyond: Visions in Transition”)。它的分主题, 琳琅满目, 细数共有十八项, 跟未来直接有关的论题, 择其要者, 罗列如下:

文学、电影、社交媒体里的未来概念 (Conceptualization of future in literature/film/social media);

非洲、离散非洲以及非洲之外的未来视野 (Visions of the Future in Africa, its Diasporas and beyond);

纠缠的未来之网: 非洲及非洲离散与欧美 (Entangled Futures: Africa/n Diasporas and Europe/North America);

非洲、亚非、美洲: 未来概念的比较研究 (Africa/Asia-Africa/Americas: a comparative approach of conceptualizations of future);

未来文类 (Genres for/of the future, e.g. Science Fiction, Néopolar);

性别、性以及酷儿的未来 (The future of gender and sexuality/queer futurities);

21 世纪文学研究的未来 (The future of literary studies in the

^① Bwesigye bwa Mwesigire, “Eight Most Outstanding African Fiction Books of 2015”, <http://thisisafrica.me/eight-outstanding-african-fiction-books-2015/>, January 5, 2016.

21st century)

乌托邦、反乌托邦 (Utopias, dystopias) ;

非洲未来主义 (Afrofuturism) ;

环境再现与环境正义的未来 (The futures of environmental represen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: environmentalisms,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migrations of disease across species and nations)。^①

这一长串的议题，之所以详尽译出，目的有二：开拓思路，看看未来性论域，到底有哪些“山头”可占；但更重要的是，来个头脑风暴，测试一下自己，这些未来性主题之外，还有没有理论盲区。细细研判这份主题菜单，三个特点，相当突出：一、概念化的认知方式，属于较为典型的德式学术思维。用这种高度理性化的认知之网，能逮住非洲人对未来想象的泥鳅吗？二、把对未来的感知，落实到具体的文类之中，如科幻、乌托邦小说、宗教启示录 (apocalypse)，颇有见地。可是，未来导向性很强的文类，如儿童文学、演说词、末世神话、墓志铭、遗嘱等，怎么研究，似乎成了漏网之鱼。三、比较的未来观，十分明显。也就是说，非洲，不再是非洲的非洲，而是世界的非洲。所以，以离散为红线，把整个世界都串了起来。这样一来，非洲的未来性被国际化了。

当然，世界搭台，演示非洲未来，更直接地把非洲的未来性国际化了。德国拜罗伊特大学的 ALA 年会之外，美国笔会 (PEN American Center) 也于 2015 年在纽约举办了“世界之音”国际文学节，聚焦非洲。而焦点之一，则是非洲文学的未来。文学节首秀，醒目的标题为“未来即此刻” (The Future is Now)。非洲文坛名家，如恩古几·瓦乃那 (Binyavanga Wainaina)、索恩英 (Lola Shoneyin)，登台朗诵，

^① “ALA Conference 2015 | Call for Papers”, <http://www.ala2015.com/#/ala2015/>.

畅想 2050 年的文化场景，探讨未来与现在的亲缘关系。^①“未来即此刻”的悖论，似乎预示着非洲文学的双重困境：走向非洲，困难重重；走向世界，心常戚戚。具体说来，“此刻”的非洲作家，用英语创作的非洲文学，让他们享誉世界。可是，用非洲语言，创作非洲文学，“未来”如何？“此刻”的他们，真是非洲文学的“未来”吗？非洲未来的国际化，代价到底有多大？

被设“计”的未来性

政府机构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盘根错节，到目前为止，似乎少人问津。显性的文化机构，如英国文化处、法语联盟、歌德学院、塞万提斯学院、孔子学院，其对世界文学形成之功效，我们既没有定量的比较分析，也没有定性的综合研究。国家文化战略与世界文学整合，属于宏观诗学的课题、跨文化学的基本命题如何入手，好像还未提上学术日程。

不过，世界范围内，也有孤独的先行者，美国学者彼得·凯利理（Peter Kalliney）即是一例。他的研究对象，不仅包括显性的文化机构，而且还有政府敏感机构的隐性行为。他或出书（*Commonwealth of Letters: British Literary Culture and the Emergence of Postcolonial Aesthetics*,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3），或演讲（“*Modernism, African Literature—and the CIA*”，June 13, 2013, Library of Congress），或发文（“*Modernism, African Literature, and the Cold War*,” *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*, Fall 2015），焦点之一，就是美国政府的特殊机构——中央情报局。

被设“计”的未来性，在冷战时期中央情报局充当非洲文学的幕

^① Helenep, “African Literature the Focus at the 2015 PEN World Voices Festival, Co-curated by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”, <http://bookslive.co.za/blog/2015/02/23/african-literature-the-focus-at-the-2015-pen-world-voices-festival-co-curated-by-chimamanda-ngozi-adichie/>, February 23, 2015.

后操手时，体现无遗。非洲英语文学的台柱子作家，如阿切贝、索因卡、恩古几等，几乎都受到中央情报局的资助，但他们身受其惠，却浑然不知。因为资助并不是由中央情报局直接发放，而是通过它的代理机构，如文化自由会（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），来处理的。除了资助个人之外，非洲不少文化机构，还有文学杂志，其金主也是中央情报局。同样，这些文化机构和文学杂志也是蒙在鼓里，一无所知。^①

显然，非洲文学的未来，进了“圈套”，中了“计谋”。如何理解这种被操纵的未来性？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，中央情报局特工跟学院派学究一样，也有兴趣做学科建设，即发明一种文学情报学。但它的情报学，确有其特别处。其中两点，值得玩味。其一，它的文化战略的前瞻性，令人瞠目。中情局，虽然用的是纳税人的钱而不心疼，但它懂得投资未来。它的长线投资，回报无比丰厚。几十年后，非洲文豪，如阿切贝、索因卡、恩古几纷纷投奔美利坚，服务各大高校，成为帝国体系的棋子。即使他们反帝，也是体制内反帝，难以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。其二，它的猎头性，让人胆颤。“还我头来”，虽是中国小说里的金句，经过梁遇春的打磨而别具深意，但中情局的策略却是“猎你头来”。老一辈大家，已被“猎头”，似无疑议。非洲文坛的后起之秀，如阿迪奇、布拉娃友、柯尔，也自愿“献头”，厕身于星条旗下。难道说时至今日中情局还有资助项目——“文学情报学”？其结果，非洲社会，难免“不虑前事之失，复循覆车之轨”，即恩古几本人所说的非洲社会的异化——“有脑无身”和“有身无脑”。^②

有才的知识分子（脑），跟劳力的黎民百姓（身），身首异处，这样的非洲文学，未来在哪？

① Travis Hensley, "Modernism, Af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IA", <http://blogs.loc.gov/kluge/2015/02/african-literature-and-the-cia/>, February 5, 2015.

② Nguai wa Thiong'o, *Decolonising the Mind: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* (London: James Curry, 1986), pp.4-33.

非理性的未来性

欧比奥马（Chigozie Obioma）刚一出道，评论盛赞起来毫不吝啬，纷纷把他比作现代非洲文学之父阿切贝。同为尼日利亚人，欧比奥马跟阿切贝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性。难道就因为这些显而易见的相似性，就把一位好端端的八零后作家硬生生地往过去拽？这是什么思维在作祟？同样，阿迪奇崭露头角时，套路思维也如法炮制：“从阿切贝到阿迪奇”。文坛新秀的未来，是不是只有出路一条，跟过去的文豪比？

过度的历史理性，也是一种非理性？

2015年，可谓是欧比奥马年。这一年，他的处女作《渔夫》甫一面世，便大红大紫，热遍全球。稍微浏览欧比奥马的个网，其获奖之多，荣誉之丰，令人不禁感叹：“一本书主义”，信哉斯言。^①

《渔夫》的情节，并不复杂，甚至常常被简化为《圣经》里该隐和亚伯故事的尼日利亚版，迥异于“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”的中国故事。埃麦（Eme）就职于尼日利亚中央银行。他有四子，分别为老大伊肯那（Ikenna）、老二博贾（Boja）、老三奥本贝（Obembe）和老四本雅明（Benjamin）。他们对他们严加管教，期许甚高。在他看来，他的儿子不应该成为当地臭河里的渔夫，而应该成为“思想的渔夫”，即白领阶层的“医生、飞行员、教授、律师”。可是，由于工作调动，他离开了家乡。父亲离家缺席，孩子们便无法无天，逃课戏耍，常到污染的河里去捕鱼。这时，他们遇到了疯子阿布鲁（Abulu）。他虽然又脏又疯，但他的预言却十分灵验，当地人视之若神明。面对埃麦的四个儿子，他大胆预言，老大伊肯那将会被他的兄弟杀死。阴差阳错，老二博贾真的杀了老大伊肯那。

^① Anonymous, Awards and Honors, <https://www.chigozieobioma.com/>.

《渔夫》的解读，五花八门。^①接受访谈时，欧比奥马自己也现身说法，矛头直指英国殖民者，跟他书中所笔伐的，如出一辙：“像许许多多的非洲河流一样，奥米阿拉河曾被视为神，人们仰慕它……可是，自从欧洲殖民者来了，引进了圣经，一切都变了……现在人们，多半是基督徒，开始把这条河看作罪恶之地。”^②把非洲的现状归结为过去的殖民史，固然无可厚非。但把《渔夫》视为非洲的未来寓言，是否更有价值？

《渔夫》里有两个未来观：父亲埃麦的未来观和疯子阿布鲁未来观。父亲给儿子们设计的未来，是“医生、飞行员、教授、律师”。这意味着，尼日利亚的未来，主要是靠技术人员支撑的现代文明。^③而疯子阿布鲁的预言，则是兄弟的自相残杀，最后同归于尽。事实上，父亲的愿景，犹如黄粱美梦，难以实现，而疯子的预言，一语成谶，完全灵验。^④

也就是说，非洲未来的非理性，占了上风。

非洲文学的未来情缘，孽缘乎？善缘乎？国际化的未来性、被设计”的未来性、非理性的未来性，属于新未来性吗？还是另类未来性？

答案在未来！

① Helon Habila, “The Fishermen by Chigozie Obioma Review-four Brothers and a Terrible Prophecy”, <https://www.theguardian.com/books/2015/mar/13/the-fishermen-chigozie-obioma-review>.

② Tim Martin, “The Fishermen by Chigozie Obioma, Review: ‘full-force’”, <http://www.telegraph.co.uk/books/what-to-read/fishermen-chigozie-obioma-booker-shortlist-review/>.

③ 参阅非洲领袖，特别是国父级领袖，像小说中的父亲埃麦一样，为其国家所描绘的未来蓝图：Nelson Mandela, *In His Own Words: From Freedom to the Future*, London: Abacus, 2004; Mwalimu Julius K. Nyerere, “Reflections on Africa and Its Future”, “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”, “African Today and Tomorrow”, *Freedom, Non Alignment and South-South Cooperation* (Dar es Salaam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1), pp.52-63, pp.108-111, pp.225-229; Ellen Johnson Sirleaf, “The Future”, *This Child Will Be Great* (New York: Harper Perennial, 2010), pp.309-334.

④ 参阅非洲部族内战的书籍，如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, *Half of a Yellow Son* (London: Fourth Estate, 2009).